


書叢藝文衆大

北南江綠鴨

著 朔 楊



鴨綠江南北

楊朔著

人民日報



鴨綠江南北

著者 楊朔

印行者 天下出版社
北京草廠胡同

有 版 權

一九五一年七月出版

(一三〇〇〇册)

目 錄

鴨綠江南北	一
美軍是披着人皮的畜牲	七
平常的人	十二
朝鮮前綫的另一種戰鬥	十九
風雪京畿道	二四
漢城雜錄	三一
英雄羣像	三六
仇上加仇	四一
會見金日成將軍的部下	四五
上尉同志	五一
歷史的車輪在飛轉	六五
春在朝鮮	七七

鴨綠江南北

十二月的一個月黑天，我跟着了一支鐵路援朝志願大隊跨過鴨綠江，到了朝鮮。有些軟東西撲到臉上，掉雪花了。回頭一望，江北岸已經籠罩着戰爭的烟火，只剩下三三兩兩的燈光，江南岸更是黑茫茫一片，空氣裏飄着糊味。只是一江之隔，南岸的朝鮮土地正經歷着從古未有的災難，沒一塊地方不在燃燒。

可是，誰要以爲鴨綠江是條銅牆鐵壁的邊界，美國強盜在朝鮮所放的野火，燒不到北岸中國領土上，那才是笑話。今天，就又有一羣美國飛機竄到鴨綠江北岸，反覆轟炸連接中國和朝鮮兩片土地的橋樑。

不過誰要以爲炸彈能夠炸壞中國人民在心裏所建立的血肉相關的橋樑，那才更是笑話！正是通過這座無形的橋，中國人民組成各色各樣的志願隊伍，湧到朝鮮，跟朝鮮人民並肩作戰。他們明白：美國今天在朝鮮所作的，就是明天

要在中國所作的。援救朝鮮，就是援救自己。怎麼能隔岸觀火呢？

在十一月八號那天，美國飛機對南岸的新義州進行無人性的轟炸時，我們鐵路醫院就有十幾個醫生、護士穿過火線，跑過江去，從火堆裏，從彈坑邊上，來往搶救那些受傷的朝鮮和平人民。儘管飛機還在頭上嗡嗡的響，烟火燒傷了手臉，他們早忘記了自己。董祿、鄧超、盧伯瀾等都是這回應該寫下名字的英雄人物。

其實，我們的鐵路援朝大隊又那個不是抱着這種忘我的精神呢？鐵路是戰爭的輸血管，敵人把朝鮮鐵路沿綫的車站都炸成一片焦土，有的煤堆着了火，幾天幾夜冒着大烟。炸儘管炸，火車却照樣開。敵人急了眼，不分晝夜，無數次的來轟炸，搶修鐵路就變成後方最緊張的戰鬥。

這裏有座橋（恕我不能寫出名字），敵人投下燒夷彈，起了大火。也不用招呼，搶修隊拿着鉤子、水桶，從各路跑去救火。他們在火裏穿來穿去，撲滅火，自己的鞋却燒壞了，腳後跟燒起了泡。工友姜成晏和徐國棟簡直變成兩個

火人，棉衣服燒得忽忽的，幸虧拿水龍把火澆熄。夜晚十點一定要通車，天一黑，立時進行搶修。可是敵機又來了，炸彈一個連一個丟下來，掉到江裏，水柱激起比橋都高。不少工友震昏了，有個人跌到橋頭下摔傷了腿。這裏，讓我用最大的敬意提到老工人伊長更。他已經五十六歲，多年的苦難磨得他像石頭一樣頑強。他看見那個工友滾下橋去，跟着跑下去，把那人攆到身上。頭上的炸彈落的正兇，他正走在河灘上，一顆炸彈把他震倒，渾身被蓋上一層浮土。他從土裏鑽出來，攆起那人跑到岸上，一口氣掙扎到較比安全地方，自己也昏倒了，一起被送到病院去。路呢，當夜十點鐘，又通車了。工友們在自願報名時的誓詞是：『飛江過海，抗美援朝！』現在却喊着：『他能把河水炸乾了，這個橋也炸不斷！』

朝鮮人民本身的鬥志更加可敬。一過江，我們就遇見了朝鮮的鐵道部隊和鐵路工人。他們夜夜在敵人的轟炸下搶修殘路，維持行車，盡可能往前線輸送軍隊所需要的東西。有一天，我到定州附近去看一個山洞，那洞裏原先藏着一

列車汽油，美軍逃跑時拉不走，一把火燒了，火車都燒壞，堵住澗子。許多朝鮮戰士點起一堆一堆的木柴照着亮，緊張的叫着號子，動手往外拉那些死車。柴火亮裏，我看見一個朝鮮戰士望着我笑。他是個年青的小伙子，長的很壯，一張臉又紅又圓，十分灑脫。我對他做着手勢，他笑起來道：『同志，我也是從中國來的。』原來他叫朴石東，參加過中國的鐵道兵團，今年才跟着一大隊朝鮮同志過江回到祖國。他們從中國來，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帶到朝鮮，走到那裏就給老百姓挑水掃院，惹得一個八十多歲的老頭奇怪地問道：『你們這是從那來的隊伍呀？』

當時朝鮮人民軍正往南追擊李承晚的僞軍，朴石東他們這支鐵道部隊也追過漢城，一路緊急搶修鐵路。在堤川搶修時，一間屋子存着十五桶汽油，美機投彈，屋子着了火，有個叫吳尙錄的連長衝進火去，一個人把十五桶汽油都搶了出來，因此得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勳章。這不是朝鮮鐵道部隊和鐵路工人僅有的英雄事蹟，但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朝鮮人民本身爲了保證前

綫的勝利，怎樣在後方進行着戰鬥。說到現時，朴石東用堅定的口氣說：『現在我們得到中國志願軍的援助，解放了平壤；後方又有中國鐵路援朝大隊的幫助，我們一定能早日修復鐵路，把美國鬼子早日消滅乾淨！』他忽然笑了笑說：『你知道，朝鮮老百姓都叫你們是啞叭軍呢。』

這個名詞絲毫沒有輕蔑的意思，倒有點不分彼此的親暱意味。真的，自從到了朝鮮，我們簡直像啞叭一樣。可是不管遇見那個朝鮮人，言語雖然不通，他們總是用熱情的眼睛望着我們。只要一有能翻譯的人在旁邊，彼此就要表達出自己的感情了。

在宣川，一個叫桂玉吉的婦人披着條棉被，不停地搖着懷裏的孩子說：『我丈夫原先在平壤內務省做事，一撤退，不知那去了。要不是中國志願軍幫助我們，我那有後路！今天見到你們，就像見到親人。我也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一雙襪子，送給你穿吧！』我們忍心而又感動地拒絕了她。

又有一個深夜，朝鮮搶修大隊的保衛部長廉得浩就地坐在蓆子上，輕輕說

道：『想起頭幾個月我們撤出平壤，連夜往東北退，個個人低着腦袋，心想往那撤呢！有一天晚上走到熙川，月亮地裏，忽然望見迎面開來了一支部隊，就近一看是中國志願軍，眼淚就掉下來了，話也不會說，抱着志願軍的脖子光是哭！』

美國強盜害怕中朝人民的友誼，不斷從飛機上向地面撒下無恥的挑撥性的傳單。但有什麼用呢？朝鮮人民是用一陣蔑視的大笑來談論這些屁話的。在地理條件上，雖然有條鴨綠江把中朝人民隔在南北兩岸，但在保衛自己祖國和世界和平的共同意志上，這條界綫是不存在的。

美軍是披着人皮的畜牲

我到朝鮮的第二天，宿在朝鮮鐵道大隊參謀長的小板房裏，早晨還睡在燒得燙人的地炕上，主人擰開收音機，撥到北京，裏邊傳出個叫人狂喜的消息：『平壤解放！』

這喜訊正面宣告了美國強盜的慘敗。想想這些畜牲在發動攻勢之前，從平壤到球場，擺滿機械化部隊，牛皮吹的天響說：『三天推到滿洲去！』結果呢，我們沿路所見的却是丟掉的鋼盔，鑽到泥裏的坦克，從火綫被押送下來的美國俘虜……再就是，遍地遍野所留下的血腥的罪惡。

北朝鮮的山水本來很好看：到處是稻田，山頭長滿落葉松。強盜們在敗退時，稻子地裏澆上火油，放起火。滿山的樹木被燒夷彈燒焦，一片一片的烏黑。大城小市，炸的稀爛，荒荒涼涼的不見人煙。人呢？敵人逃跑前說兩天以

內要用原子彈來炸，連嚇帶騙，死逼着朝鮮人民跟他們往南撤。但走到清江邊上，被中國人民志願軍攔腰切斷，救下許多人。我們進到定州一帶時，百姓們陸陸續續回家來了。在炸塌的房屋跟前在火燒場上，常見有憔悴不堪的朝鮮男女，大冷天只穿着白色的單衣，拿手扒着死灰爛瓦，想要找到點他家裏燒剩的東西。有一天晚間，地上蓋着大霜，我在郭山站上看見個朝鮮小姑娘，大約有八、九歲，蹲着身子坐在路邊大北風裏，渾身凍得亂顫。會說朝鮮話的同志問她母親那去了？小姑娘的嘴唇已經凍僵，嘴抖了半天說：『炸死了！』又問她父親，她說也死了。那位同志就問：『你要到那去呢？』小姑娘悄悄說道：『不知道！』

這就是杜魯門之流『幫助朝鮮解放』所做的好事！不止這些，事情還多着呢。

一個陰沉的冬天，我走過一個偏僻的小村，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道：『同志，快進屋暖和暖和吧，看把你凍的！』回頭一看是個中國老婦人，倚在門框

上朝我招手。在異國碰見了說着一種語言的人，特別親，當時就走進去。只見炕上坐着另一個中年婦女，身旁圍着三、四個小孩。我就問道：『小孩他爹呢！』那中年婦女的眼眶全是紅的，啞着嗓子說：『殺啦！殺啦！叫美國強盜給殺啦！』

原來本地有四、五十戶華僑，都是從山東來的，大半種菜園子。美國大兵到後，手端着槍，打碎窗戶，踢破門，挨門挨戶搜，見人就拿槍頂住對方的胸膛，好不好通你個透眼透。這家姓牟，那中年婦女說她男人只穿着破單衣藏在防空洞裏，叫美國兵揪出來，連踢帶打綁走了，一直沒信，準沒有活命！南山脚住着個王木匠，美國兵乍到，從山頭打槍，他媳婦吓的要往遠處跑，一出門就被打死。王木匠把媳婦扛回來，忍着淚給她釘棺材，才釘一半，門口闖進美國兵來，把他網走。炕上丟下個吃奶的孩子，趕黑間有個同鄉冒着險去抱那孩子，伸手一摸，早凍硬了。牟家前院是老費家，有個小嫖（姑娘），才十五，還沒成人，美國強盜支着槍逼住她老爹，把個小嫖糟蹋到半死。……

最後牟家媳婦幽幽地嘆道：「原先俺只說咱是華僑，也許不怕，誰知美國強盜黑了心，看見咱中國人，更狠！不信你去看看那四、五十戶華僑，年輕人都給擄走，家家老婆哭，孩子叫，那有好日子過！我呢，孩子他爹這一出錯，頭上撇下個婆婆，下面一堆孩子，淚哭乾了，也得活呀！」

正說着，小玻璃窗外閃着白影子，有人說話，那婆婆用朝鮮話揚聲應了幾句。就有三個朝鮮婦女走進屋，每人拿着一小包大米，來換白菜。當頭一個朝鮮婦女一臉愁容，望見我穿着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服裝，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用愁苦的眼睛親切地注視着我，嘴裏說着什麼。牟家婆婆道：「她說她原有個孩子，像你一樣高，大上月參加了朝鮮人民軍，揹起槍走了。」

牟家媳婦對我說：「你不知道，這個朝鮮娘兒們也真苦，身邊本來剩個閨女，這回叫敵人拿車裝走啦！你看，美國兵這還叫人，簡直是羣披着人皮的畜牲！」

他婆婆罵道：「我看是羣瘟神，走到那裏那裏遭殃！」

不錯，就今天來說，美帝國主義就是災難的化身，它出現在那兒，不管你是朝鮮人，中國人，或是其他民族的人，就要遭到共同的命運，面臨着牠一手製造的災禍。誰要幸福，誰就得首先戰勝這個瘟神。正是爲着這個，多少朝鮮子弟拋家離業，拿起槍走上前綫！多少中國人民志願軍爬山涉水，跟朝鮮人民軍肩並着肩，向那個人類共同的敵人一齊開火！

平常的人

朝鮮冬天，三日冷，兩日暖。碰上好天，風絲都沒有，太陽暖烘烘的，好像春天。頭幾日，美國土匪剛從西線敗下去，逃難的朝鮮農民零星回家來了。家那遠像家！燒的燒，炸飛的炸飛。村後滿山的落葉松，燒的焦糊；村旁的稻草垛，變成一堆一堆的黑灰。僥倖留下的稻草房子，裏邊也翻的亂七八糟。農民們老的老，少的少，愁眉不展地清理着破東爛西，也有人趕着收割丟在地裏的稻子，連日連夜打着鐮枷，打完裝到草包裏去。棉花裂了桃，雪團似的扔在地裏，却沒人顧得上摘。

一個晴朗的冬天，我有事經過這樣一個劫後的小村，井邊上，一位朝鮮老大娘把我攔住。她有四十多歲，白上衣，黑裙子，脚下是一雙前尖鉤起的小船鞋。她豎起兩根指頭湊到嘴邊上噤了兩聲，又伸出手說着什麼。我猜出她是要

煙，掏出半包給她。她樂了，點着頭直說謝謝，從井台拿起個草圈攔到頭上，頂着一瓦罐子水要走。這當兒，對面山背後翻出三架美國飛機，歪着翅膀，打着旋轉過來。急的她對我緊招着手，我就跟她跑到她家的屋簷底下去。她攔下水罐子，呼哧呼哧喘着氣，朝走遠的飛機點着指頭罵了一句，回身拉開那扇板門，比比劃劃讓我進屋，一下子不知發現了什麼事，張着嘴喊起來。

屋後應了一聲，一癩一癩轉出個戰士來，穿着套衲成許多道長格子的棉軍裝，懷裏抱着一大抱劈柴。朝鮮老大娘迎上去接過木柴，說的話嚙嚙嚙串成了串。那戰士平平靜靜笑道：『不礙事，不礙事，反正我的傷眼看就好啦，劈點木頭也累不壞。』

我一聽他會說中國話，指着朝鮮老大娘問道：『她是你母親麼？』
那戰士慢慢笑道：『差的遠呢，橫有十萬八千里！』

我奇怪道：『你是朝鮮同志，還是中國同志？』

他反問道：『你看我不像個中國人？』